

甘福30多岁了，还打光棍。长得很白净，很瘦，身板薄得像一张梧桐板儿。一身书卷气，有才。经史子集，唐诗宋词，广有涉猎。偏爱《聊斋志异》《子不语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。会吹箫，痴迷《苏武牧羊》，偶尔吹一些奇怪的曲子，听起来很顺耳，都是自己编的。善下顶棋。长于说书，“五女兴唐传”、“薛仁贵征西”。筋节处拿捏得很到位。他是怎么学来的？听收音机，手里有书。晚上，生产队记工分，人齐了，他准会说一段，以供消遣。烟酒都沾边儿，一般化儿。他祖上中过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山东学政。除了书，没留下什么。甘福住的这条胡同，也跟进士沾了点边儿，被称作进士胡同。

胡同北头第一家，两间草坯屋，半截黄土墙，就是甘福的家。院子里有棵丁香树，树龄有100多年了，开了100多年的花。它开白色的花，洁白如雪，素雅清香。院门上的春联年年不变：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。横批：书香门第。这是甘福亲自撰写的。他写一手好字，魏晋风韵。

家里的书堆得到处都是，炕头上，枕头边，墙角杵几，这一摞，那一摞，走路都碍脚。透出一种很浓的旧书的味道，挺好闻。

农闲时节，走行不离书，蹲在墙角，倚着草垛，背靠大树，沾着唾沫儿，翻，翻，看得很慢，有滋有味。行人问他：“甘福，又看闲书？”

“嘿嘿。”
“甘福，看啥书？”
“容斋随笔。”
“有这本书？”

“嘿嘿。”
“甘福，今又看啥？”
“广阳杂记。”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嘿嘿。”
“甘福，今儿又看啥书？”
“三国。”

“咋又换了？咋儿不是看聊斋了吗？”
“嘿嘿。”他的笑很特别，从不大笑，一咧嘴：嘿嘿。就算笑了。

有时和人人顶棋，蹲地上，一手握书，一手举子——草棍儿或石子。从不悔棋，没人能下得过他。

他喜欢教胡同里的孩子背诗、写字。孩子都贪玩，不爱背诗，也不爱写字。老远都躲他，冲他做鬼脸。半大孩子，仗着跑得快，敢跟他叫板儿：“来，追我呀！”甘福拔脚去追，孩子带他串胡同，村里胡胡同，张家胡同，王家胡同，油坊胡同，憨死牛胡同……大大小小，都有名堂。“咚、咚、咚”，串一条，转出去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又一条，串来串去没影了，累得他手扶墙，干瞪眼，追不上。

孩子还不算完，编个顺口溜：先生，先生，你真坏，串遍胡同抓小孩。先生，先生，你真狠，抓住小孩打一顿。甘福拍膝喊冤：我何时动过你们一指头？孺子不可教也。冷不丁被他逮住一个，乖乖地跟着走，腴大的院子里，丁香树下，两只小板凳，你一只，我一只，坐得端端正正。摇头晃脑，抑扬顿挫。听活了，兜里还有糖，奖一块。巴格巴格，真甜。丁香花开了，真好看，真香。

胡同里的姜大娘，信菩萨，吃斋高，一副热心肠。四处替甘福张罗媳妇。一有着落就拉他去相亲，人倒看了几个，他一个也没看好，一个也没看好他。

总算有个小寡妇相中他了。人家就提出一条：房子有点小，家口大了，住不开。让他想办法多盖两间房。小寡妇拉俩孩子。甘福却说：“鹤鹑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。”小寡妇听不懂。甘福向她解释半天，小寡妇听懂了，说：“合一起，咱们可是4只大鹤鹑啊！”

有人劝甘福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再拖下去可就打一辈子光棍了。甘福不以为然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车马多簇簇。”

姜大娘从小养大的小外甥，名字叫东方，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，很淘气，很聪明。进6岁了。常被甘福捉去背诗。别看孩子小，背够了，也不

又是一年芳草绿

□张吉声

听他的。有一个绝招，很灵，满地打滚儿。治得甘福一愣一愣的。甘福费了不少脑筋，有了，他爱听鬼狐故事。甘福拿讲故事逗他背诗，听一个故事，背一首诗。真管用。慢慢的，甘福拿一部《聊斋志异》，换他背了半部《千家诗》，临了百遍《九成宫》。

鬼狐故事听多了，这孩子突然问他：“人家都有媳妇，你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这……”
“说呀。”
“你可把我问住了。”
“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
“噢？”

“说不定哪一天，狐仙就会跑你家来，给你当媳妇。”

“借你吉言。嘿嘿。”
姜大娘的院子里有一棵顺筋树。开白花，结红果，果实比樱桃小，中看不中吃。花也很小，香味很淡。树却很神奇，枝条可以治扭伤，功效奇特。四乡八疃，不时有人来借一根树枝，借是客套话。折吧。姜大娘心善，有求必应。

据说，方圆几十里，就这么一棵顺筋树。它长在一个好地方。

这天，甘福坐在胡同口的石碾上看书，有个大嫂向他打听路：“姜大娘家怎么走？”甘福将书一合：“随我来。”来人看上去不过20多岁，长得要多俊有多俊，扎两条粗黑的大辫子，在背后一甩一甩的，辫梢儿真好看，就像麦子才打苞儿。

她和姜大娘拉了半天呱儿，家长里短。甘福在旁边凑凑，听出来了，她叫兰香，家住河里套，弟弟不小心扭伤脚了。

河里套不是一个村名，也算不上一个地名，从柳树往东，不过10里，有一条大河，叫小沽河。河堤上种满了杏树，春天开花，一片粉白。沿河而居七八个古老的村落，一拉溜，绵延十几里。那里的人对外自称自己是河里套的，具体哪个村，省了。外面的人去那里走亲访友，对人说起来，也是一句：河里套出趟河里套。为何称为河里套？无从考证。去了趟河套，都这么说。眼前这人——兰香，美的逼人双眼，举手投足间，别具风韵。

兰香拿了顺筋树枝，并未直接回家，而是跟甘福走了，上他家看丁香花去了。来时的路上，她就发现，墙头探出一截树枝，随风摇出几片白。原来是她的引路人——甘福家的丁香花开了。

丁香树下，两人有说不完的话。一面之缘，能说些什么呢？

丁香花还没谢，兰香又来了，骑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春燕掠水般，轻盈地穿过村街，在胡同口一闪，不见了，甘福的院门吱扭一声就关上了。屋里传出一阵箫声，清幽悦耳。

月上柳梢头，甘福送兰香出村口。一条古道，洒满月光。一路清幽的车铃声。

此后，每逢初一走，兰香就来一趟，很有规律。白天来，晚上走。白天，甘福还得下地干活挣工分，他不是个偷懒的人。兰香就在家等他，帮他做饭、洗衣服、整理书、收拾家，什么活儿都干。俨然一个贤惠媳妇。收工的人们老远看见甘福的屋顶上冒出了炊烟，就知道是兰香来了。

难道真应了那句话，才子佳人？几个正在年龄上的小青年，看甘福的目光都透出一股老陈醋味儿。眼瞅着兰香笑意盈盈，飘然而至，飘然而去。甘福蹑着四方步，斯文不减，满面春风。

“他们怎么捣鼓上了？”

“不会吧？先不说模样儿，年龄也至少相差

10岁。”

甘福略有耳闻，一笑了之，谁解其中味？

姜大娘问甘福：“跟她捉对象了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哎哟，真是祖上积德了。”

“嘿嘿。”

“咋还不去女方家提亲？”

甘福说：“不急，先谈谈。”

“这种事别拖拉，老古语说得对，夜长梦多，你念书多，又不是不懂这个理儿。”

“我懂，我懂。”

“那就快点，我给你做媒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黏糊个啥？媳妇上了炕，媒人断了账。大娘还等着吃猪头呢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，你哪都好，就这点大娘看不上，啥事都拖泥带水的。”

“此事非同小可。”

下了第一场严霜，地上一层白，屋顶上一层白。鸡犬踏过，留下一地梅花爪印。

大清早，甘福拾粪回来，掀个粪篓子刚走到胡同口，碰上孙二嫂，腋下挟把麦秸草。孙二嫂是他嫂子，甘福有个哥哥叫甘财，怕老婆。

孙二嫂外号孙二娘，本不是个善茬儿，阎门子，擦拉老婆舌头。闹分家那会儿，明着欺负甘福老实，祖上留下的8间老屋，硬是分给甘福两间，满口混理腔：一个人蹲着，打穿窝都住开了。

两间就两间吧，“日有广厦千间，夜宿一席之地。”甘福认了，孙二嫂却不算完，非要把甘福院子里的那棵丁香树挖走，移栽到她家的院子里，开个花，多好看。甘福死活不同意，怕斯文扫地，一股坐到地上，两腿盘树，双手抱书，打个铁扣，死活不松开。孙二嫂又蹦又跳，连炸带唬，没用，我自自然然不动。她恼着成怒，拿起锨柄，狠狠地捣了他一下子，悻悻离去。

孙二嫂不舍气，处处找甘福的茬儿，开口便骂，她上学不多，骂人的词儿不少，什么四不像，吃泡蹲，老光棍，长虫戴礼帽——假象大先生，等等。连她这个外号都赖在甘福身上，非说是甘福成心作贱她，别人起不出这么个外号，他整天读《水浒》。嘿！她还懂这个。

甘福张口喊声嫂子。孙二嫂哼了一声：“以后少叫那个狐狸精来。”

甘福说：“你这是何意？”

“少废话，我四眼不爱见她。”

“你指的是兰香？”

“不是她还有谁？”

“与你何干？”

“哎！狐狸精。”

“你不讲理。”

“谁不讲理？俺家的老母猪刚刚一窝小猪崽儿，那个狐狸精来一次，小猪死一头，还不都是叫她那的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

甘福不想听她胡搅蛮缠，将粪篓子往地上一摞说：“看，驴屎蛋子滚层霜。”孙二嫂天生一张黑脸，搽了一层厚厚的粉。孙二嫂没反应过来，还真冲着脖子看。甘福掀起粪篓子赶紧回家，在院子里听见孙二嫂骂他：“老光棍，不得好死，有失斯文！”她总算骂了句像话。

孙二嫂还不舍气，四处扬言：谁敢给甘福做媒，就把她当豆包吃了。她爱吃豆包。

姜大娘偏偏不信这个邪，三番五次催甘福快打谱儿。她亲自出马给他做媒。甘福还是那句话：“再等等，此事非同小可。”气得姜大娘再不

理他。

腊月二十三，灶神上了天。甘福忙欢了，写春联。过年打糕，一年一遭。对甘福来说，写春联何尝不是？大部队按个点，生起炉子，坐上火壶。支摆开桌椅，笔墨纸砚。一缸子茉莉花茶，冒着热气。甘福半卷衣袖，开写。家家户户都找他写春联，谁让他写一手好字呢？为人民服务。

甘福写春联这几天，兰香天天都来，起早恋晚。站在他的身旁，帮他研墨，抻纸，笑眯眯地看他写字，很入神的样子。这时的甘福意气风发，按捺顿挫，笔走龙蛇。迎祥纳福的吉利话，信手拈来。每写完一副，甘福就端起茶缸喝一口茶，上下一端量，看兰香一眼，兰香抿嘴一笑，学他的样子点点头。

有人起哄：“甘福，啥时吃你们的喜糖啊！”

“嘿嘿。”甘福笑笑。兰香脸颊飞红。

甘福似乎来劲了，破天荒地写了一副戏谑之联。后街有两口子，出了名的又懒又馋。一人一个外号，男的叫‘臭相鱼’，女的叫‘绿豆蝇’。结伴来请甘福写春联，甘福提起笔来，说：“取个吉利嘛，来点好吃的如何？”正中对方下怀，“那敢情好。”刷，刷，刷，大笔一挥，上联：天远离一里九外；下联：顿顿迎来二上八下。什么乱七八糟，哪见一口好吃的？对方冲他瞪眼，甘福笑了笑，“别急，听我给你解释，一里九外是指窝头。”

“窝头？”

“是啊，做窝头是不是一个指头钻里面，九个指头外头转？”

“噢！还真是。”

“再看二上八下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包饺子吃。”

“是啊，包饺子是不是两个指头在上面捏？八个指头在下面托？”

“哎哟，太好了。”

“再送你一个横批。”

甘福提笔写了4个字：大鱼大肉。两口子看了直流口水。“绿豆蝇”说：“你真有才。”“臭相鱼”说：“给她编个啥词？写来我看看。”她指的是兰香。甘福微微一笑，略一沉吟，提肘悬腕，挥笔写下：又是一年芳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。字体遒劲飘逸，笔墨酣畅，有右军遗风。

转眼就是新年，初一到十五，兰香没来。甘福趴在家里不露头，很少上街。柳梢绿了，草儿青了，杏花开了，丁香花又开了。兰香再没来。

甘福天天站在村口张望。古道犹在，斯人邈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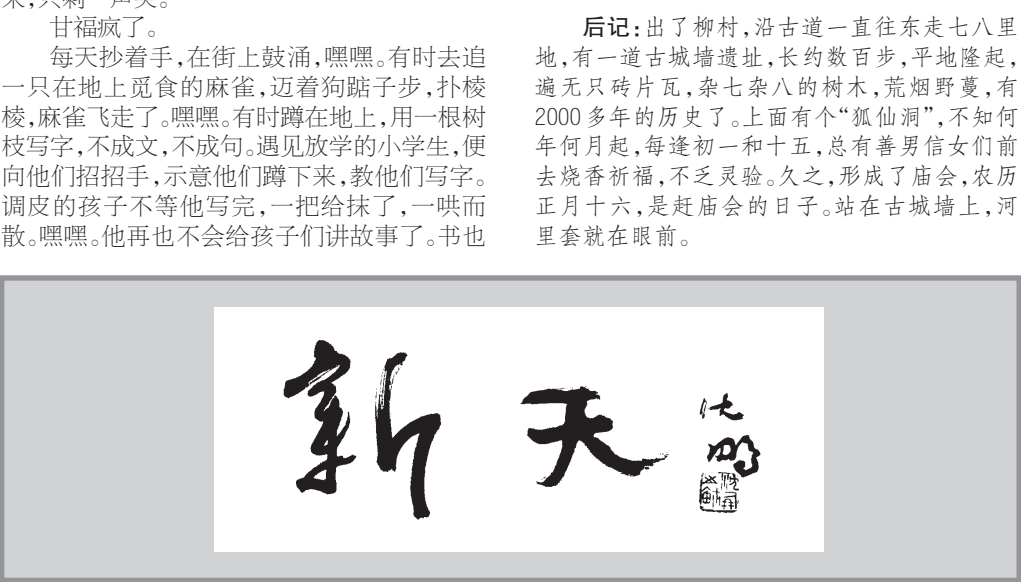
兰香说不来就不来了，谁都觉得奇怪。

甘福像中了邪，失魂落魄。每天晚上就知道吹箫，呜呜咽咽，如泣如诉。

甘福变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精神恍惚，见人就笑，黑狗也笑；嘿嘿。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剩一声笑。

甘福疯了。

每天抄着手，在街上鼓涌，嘿嘿。有时去追一只在地上觅食的麻雀，迈着狗踱步子，扑棱棱，麻雀飞走了。嘿嘿。有时蹲在地上，用一根树枝写字，不成文，不成句。遇见放学的小学生，便向他们招招手，示意他们蹲下来，教他们写字。调皮的孩子不等他写完，一把给抹了，一哄而散。嘿嘿。他再也不会给孩子们讲故事了。书也



8月下旬临近开学，清河中学一年一度的学校商店承包投标在即。季校长吃过晚饭开始串门。

季校长是半边户，老婆嫌工作累工资少不肯下食堂，就年年承包学校的商店。老师们背地里私语，这几年季校长承包商店发了财，每年的承包费在7000元左右，可利润在四五万元之间。明眼人都清楚，季校长小女儿读大学，大女儿读研，家里还有小车，所花的钱从何而来？

何主任年过而立，老婆没工作，也想承包商店，但他起了几回架势都越不过季校长这道坎。

何主任原来是一名普通老师，因能书一笔好字，又能写一手好文章，而且口齿伶俐，做事勤快清爽，教学成绩又好，季校长慧眼识英雄，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。学校要写什么汇报材料，要迎接什么检查，何主任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汇报材料一应俱全。教育局通知校长开会，季校长借故托何主任替他开会，散会后何主任忙着给季校长进货，这样既省了车旅费，又避免了季校长假公济私之嫌。每个学期伊始，各班要买扫帚、簸箕、墨水、纸张以及办公用品，都是何主任出面到学校商店购买，然后分发到各班，期末算总账。正因为有这顶“办公室主任”的帽子，何主任不敢下死劲同季校长竞争商店。

季校长曾许下承诺，只要他继续当校长，一定会把何主任扶到教导主任的位置上。在所有的处室领导中，教导主任是最有希望升校长的，因此这种承诺是极具诱惑力的。可是，后来搞教导的谢教导升了副校长，季校长却把他的姨甥金老师提拔了教导主任。季校长说姨妹给的压力太大了，亲情难挡，不提提姨甥恐怕姨妹要造我的反了。再后来这位金教导主任一路攀升，调往别校当了校长，教育局却派了一位姓杨的老师来当了教导主任。季校长苦着脸说，官大压死人呀，你知道这位姓杨的是什么人吗？他是局长的侄儿，我拗得过局长吗？不过事不过三，以后只要有机会，不管来自哪方面的压力，我一肩扛住提拔你。

何主任当然不是傻子，他意识到自己是被人利用了。他说书挪人家挪话，他想调往其他学校教书，像他这种有能力又肯干的年轻老师是抢手货，哪儿都争着要。可是季校长就是不肯在调动申请上签字，没有原任校长的签字，别的学校不敢接纳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季校长批评何主任急躁没有耐力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好歹也就等一两年，如果现在急着调走不是吃亏一赔吗？

何主任载着脑壳不知说什么，碍于面子，他几次打消调走的

标底

□杨国峰

念头。

季校长来到何主任家里，是同何主任商量承包商店的事。季校长说，这次想承包商店的人有好几家，恕我直言，你也想承包吧？何主任笑笑，连连摆手，我不想承包商店，我还是想调走，我的调动申请都送到人事股了，就等着你季校长大人签字啦。季校长调侃道，“老九”不能走哇，你莫想歪了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听我的话不会错，如果你明年仍没有升迁的机会，我把商店的承包权让你，你满意了吧？

何主任莫名其妙地笑笑，一时语塞。

季校长继续说，我们说正经的吧。据我了解，张老师、李老师、陈老师三家都想承包商店，我已经做好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了，只要他们肯退让，事成后我各给他们1000块酬谢金，酬谢金他们已经收过了。你也一样，只要你肯帮我一，也给酬谢金1000块。

何主任一直缄默着，季校长知道何主任默了。

投标一改以往投明标的方式，采用投暗标，谁投的标高谁中标。参加投标的有季校长、张老师、李老师、陈老师、何主任。大家心知肚明，这纯粹是在演戏，谁中标彼此心中早就有数。

投标的过程很顺利，5家人把写好标底的纸条递了上去，然后逐一展开。张老师的标底8500元，李老师的标底9200元，陈老师的标底9500元。还剩下季校长和何主任没有开标，季校长朝何主任努努嘴，开标吧，别磨磨了。何主任笑笑，你先开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季校长就开了标，标底11000元。就有人欢叫，校长中标了，请客请客。

季校长似乎突然想起何主任的标还没开，就说，何主任现在轮到你开标了。何主任蹙了蹙眉头，就慢慢展开了纸条。何主任的标底是11010元。大家愣住了，季校长胀得满脸通红……

何主任老婆开始打扫卫生，清理货柜，起着马上升业的架势。

翌晨何主任还窝在床上，季校长打来电话，说何主任摆在人事股的调动申请他已经签字，只等着何主任去人事股拿调令了。

何主任离开了清河中学，调到一河之隔的白浪中学当了一名普通老师。自然商店的承包权又花落季家。后来，季校长收到何主任发来的一则短信：季校长，谢谢你对我的多年栽培，请原谅我违背了君子协议，与你争夺商店承包权。可是你应该清楚，我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不加高标底假戏真唱，你能放我走吗？

季校长打个尿战，好久不吭气……

不看了，字也不写了，箫也不吹了，不知扔哪去了。那是一支8孔紫竹箫，莹润光洁。饭也不做了，冷锅冷灶，满屋清冷，“绝无烟火气”，不知他是否还记得“广阳杂记”里这句话。

心木不转的人逗他，“甘福，快看，兰香来了。”甘福急忙转头去看，哪有人？嘿嘿。

“甘福，兰香骑自行车从村外的古道上往这走了，快去迎接啊！”甘福迈开狗踱子步，颠颠儿地往村口跑。

他还记得兰香。

“该死的兰香。”

“害人精！”

“拍拍腕走了，连个影子也不见。太狠心了。”

骂兰香的话很多，谁都认为甘福相思成疾。有人气不过：“找她去，让她说清楚，凭什么这么折腾人！”说说而已，雷声大，雨点小。甘福都这般模样了，找她有啥用？何况此事太过蹊跷，前因后果全装在甘福的肚子里，可惜他一句话也不说。

有一个地方，甘福常去。宝奶奶家。就在胡同南头，三间老屋，住着宝奶奶一个人，她是五保户，双目失明。生产队借了她两间房子，用来记工分。宝奶奶巴不得这么多人每天晚上都来陪她，说说笑笑的挺热闹，人气旺。她一个人太孤单了。过去，除了生产队长，甘福是这里的主角。记完工分，说半小时书。现在，甘福不能说书了，过来凑热闹。好下棋的说：“来，甘福，下两盘。”

“嘿嘿。”
“不带悔棋的。”
“嘿嘿。”

他的棋艺还是那么高，赢不了他。奇怪！

大家少不了唏嘘一番。又有人骂兰香：“真不是个人。”宝奶奶听见了，拄着拐棍，摸索着走过来，说：“兰香就不是个人。”

有人不明就里，说：“是人不干人事。”

宝奶奶说：“她跟咱们不一样，真不是人。”

“不是人？那是什么？”

“狐仙。”

“狐仙？”

人们不信，说：“狐仙没理由要害甘福这么个老实人呀。”

孙二嫂听了，说：“天哪，吓死人了。她真是个狐狸精！”

“甘福，兰香到底是不是个狐狸精呀？”

“嘿嘿。”

“唉！”

不久，有事实证明宝奶奶说的话靠谱。

姜大娘气不忿儿，干脆豁上工夫，去找兰香说道说道。她转遍了河里套的大小村落，居然没打听到兰香这个人。“臭相鱼”说得更吓人，他去赶庙会，看见狐仙洞两侧贴了副对联，一看就是甘福的笔迹：又是一年芳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。

后记：出了柳村，沿古道一直往东走七八里地，有一道古城墙遗址，长约数百步，平地隆起，遮无只碎片瓦，杂七杂八的树木，荒烟野蔓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上面有个“狐仙洞”，不知何年何月起，每逢初一和十五，总有善男信女们前去烧香祈福，不乏灵验。久之，形成了庙会，农历正月十六，是赶庙会的日子。站在古城墙上，河里套就在眼前。

修正

□曹勇

针剂，说是要输液。开口服药无非是多花了一些冤枉钱，打针输液怎么行？马三是忙不迭拒绝，说自己这感冒吃吃药就能好。矮胖医生说你的体温都39.2℃了，不输液退烧怎么办？这液一定得输。小王也在一旁帮腔，叫马三听医生的。说话时马三注意到处方上写的是安苄青霉素，便又顺口扯谎说自己以往发生过青霉素过敏，不能打青霉素类针剂。矮胖医生说这都好办，改打先锋类抗生素就是，说着重写一张处方，也不再跟马三商量，只高声吩咐注射室赶紧配药。

马三心里叫苦不迭，没病输液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可事到如今，再坚持着不肯输，万一让小王看出破绽，将来把这事传出去，自己还怎么做人？两相权衡，马三只得无奈地躺上病床，让护士往手背上扎针。

望着那淡黄色的药液一点一滴进入自己的体内，马三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思忖再三，终于想出了主意。于是又谎称解大便去了厕所。趁着他拎吊瓶的小王在外等候时，马三悄悄拔出吊瓶一端的插头准备放出来一些药液。正忙碌时，外边小王忽然发一声喊，问马三解好手没有，怎么这么久没出来？马三正紧张着，听小王这么一喊，手上不由得哆嗦，结果把那吊瓶“啪”地砸在坑位旁。

小王闻声急火冲进来，问马三发生了什么事。马三无以解释，只好扯谎说自己刚才解手起来时因为头晕打了个跟跄。随即那年轻护士也赶了上来，与小王一道，将马三扶上床，然后帮他打针、取走吊瓶。正担心矮胖医生再让他输液，却听到医生正在诊室那边打120，说这里有个病号，急需送往市医院。马三猜出他说的自己，慌忙嚷着制止，说自己刚才只是有些头晕，用不着大惊小怪叫120。矮胖医生根本不理会他的茬儿，只顾跟电话那头通话，而后搁下听筒走过来，说我是医生，我得为你的安全和健康着想；再说我们这家小诊所，万一出了问题我可担待不起……这边矮胖医生啰唆个没完，小王又不知何时跑了出去，正在门外火急火燎地跟他们科长汇报马三的“病情”，听那语气很是急迫。马三便又叫嚷着制止小王，见小王不听他的，而矮胖医生和那护士又死死按着他让他站起来，马三便顾不上再说别的，只得躺在床上忙忙碌碌地想心事：到市医院的医生来了应该怎么应对，单位里科长他们来了又该如何回话……